新大众文艺语境下的创意写作：主体流变、题材拓维与媒介融通

陈文婷

摘要：随着数字媒介深度普及与国家大众文艺发展战略布局落地，新大众文艺已然形成全新文艺生态，并对当代创意写作的发展范式产生深刻重塑。本文立足新大众文艺研究视域，重点从创作主体流变、写作题材拓维、媒介叙事融通三个核心维度，系统剖析当代创意写作的转型脉络与内在表征。研究表明，创意写作在创作主体上实现了由精英垄断向全民共创的身份转向，在题材表达上完成了由宏大叙事向平民化、多元化书写的内容拓展，在传播形态上达成了由单一文本模式向跨媒介叙事与全产业联动的格局升级。该写作范式能有效消解传统文学的精英圈层壁垒，坚守文艺人民性立场，持续拓展文学创作边界与传播空间，助力当代文艺生态朝着大众化、多元化、产业化方向有序发展。

关键词：新大众文艺；创意写作；主体流变；题材拓维；跨媒介叙事

Creative Writing in the Context of New Mass Literature and Art: Subjectivity Transformation, Thematic Expansion, and Media Integration

Chen Wenting

Abstract: With the deep popularization of digital media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mass literature and art, new mass literature and art have already formed a brand-new literary and artistic ecology,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development paradigm of contemporary creative writing. Situated within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new mass literature and ar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ree core dimensions—the transformation of creative subjects, the expansion of writing them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edia narratives—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transformative trajectory and intrinsic manifestations of contemporary creative writing. The study shows that creative writing has achieved, in terms of creative subjects, a shift in identity from elite monopoly to co-creation by all; in terms of thematic expression, a content expansion from grand narratives to plebeian and diversified writing; and in terms of dissemination forms, an upgrade in configuration from a single textual model to cross-media narrative and whole-industry linkage. This writing paradigm can effectively dissolve the barriers of the elite circle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uphold the people-oriented stance of literature and art, continuously expand the boundaries of literary creation and the space for dissemination, and help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and artistic ecology develop in an orderly manner toward popularization, diversific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Keywords: new mass literature and art; creative writing; transformation of subjects; thematic expansion; cross-media narrative

引言

当代信息技术与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推动媒介生态发生深刻变革，催生文化生态全面转型。数字媒体语境下，文艺生产、传播、消费及产业转化等议题持续引发学界关注，为新大众文艺的生成奠定理论、现实与技术等多重维度的发展基础。2024 年，《延河》杂志在西安召开“弘扬柳青创作精神、促进新时代大文艺创作”研讨会，首倡“新大众文艺”概念[①]，引发学界广泛讨论，推动其学术话语体系逐步确立。2025 年 10 月，“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被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2026 年 3 月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②]，标志着新大众文艺由学术概念上升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成为新时代文艺研究与发展的核心命题。

近年来，新大众文艺依托数字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打破传统精英文艺的圈层壁垒，构建起全民参与、大众创作、全民共享的开放式文艺生态，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为当代文学创作与文艺传播营造了全新的时代语境，推动我国文艺事业走向大众化、平民化、多元化发展新阶段。“‘新大众文艺’是一种以数字技术为媒介基础，以互联网平台为传播渠道，由非专业创作者广泛参与的文艺生产与消费趋势，涵盖了网络文学、非虚构、口述史、剧本杀等多种形态，具有跨媒介叙事、大众化传播和互动性参与等特征”[③]。当下，新大众文艺发展浪潮已然形成，媒介融合不断深化、大众审美日趋多元、文艺传播形态迭代革新，为创意写作的创作生态、表达空间、传播渠道等营造了全新时代语境与发展土壤。

从学理溯源而言，西方创意写作有着清晰的历史脉络。公元前 4 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叙事思想为其奠定早期理论根基、1837 年爱默生首倡创意写作相关理念、1936 年美国爱荷华大学设立专项学位培养体系，标志创意写作正式完成学科建制，及至 20 世纪其理论范式持续更迭、体系日趋完备。反观中国，虽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创意写作学科命名，但古典诗词创作、史传撰述、传奇话本、文人拟作与故事改编等文学实践，始终蕴含创造性书写的内在特质，构成源远流长的创意文学创作传统。尤其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革新与小说创作、延安文艺时期面向大众的文艺实践，立足时代语境完成思想重构与文体再造，是现代文学极具代表性的创造性写作范式。由此可见，现代创意写作理论由欧美引入，于 21 世纪初在国内逐步落地建构，既吸纳西方成熟学理范式，又承续中国传统文艺的创造性创作基因，有力推动当代文艺创作格局转型，促使文学书写突破精英圈层局限、向大众化创作形态延展，亦为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夯实了学理依据与实践基础。创意写作即“人类以写作为活动样式、以作品为最终成果的一种创造性活动。它的第一规约是‘创造性’，第二规约是‘写作’”[④]，这一定义清晰表明，创意写作的核心是“创造”、关键是“写作”，最终要落到具体的文艺作品上，这与新大众文艺全民参与、表达多样、贴近日常的特点高度匹配。所谓创意，一方面是指创造出或提出“独特的”“从来便没有的”文意；另一方面是在“有”的基础

①《延河》编辑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延河》2024 年第 7 期。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6 年。

③ 罗长青：《“新大众文艺”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重构》，《文学评论》2025 年第 6 期。

④ 葛红兵、许道军：《中国创意写作学学科建构论纲》，《探索与争鸣》2011 年第 6 期。

上重新创作出“有新意的”文章[①]。在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创意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写作也不再局限于纸笔书写，创意写作成为普通人表达自我、传播文化、参与文学创作的重要途径，也为新大众文艺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学科建设而言，2009 年是创意写作“元年”，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院校先后设立了创意写作硕博点招生，创意写作逐渐成为学生报考的热门专业[②]。2024 年 1 月，中文创意写作被列为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科，标志着其学科建制进入新阶段。创意写作学科建制逐步完善，一方面能源源不断培养专业创作人才，带动普通大众参与写作、投身文艺创作，为新大众文艺注入新鲜力量。另一方面也规范了创作标准、夯实专业理论研究根基，顺应文艺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需求，丰富大众文化作品，助力当代文艺繁荣，服务文化强国建设。“创意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精神活动，以文字表达为实现形式，它遵循普遍的创意和表达规律，通过文化创意产业和事业来实现社会价值，助力‘文化强国’和‘创意国家’建设”[③]。

立足创意写作学理论视角，既能审视新大众文艺催生的文学创作新形态、新规律，也能以大众化写作实践呼应新时代文艺传播需求，同时厘清其与传统文学创作的内在渊源，由此观之，探析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创意写作的转型与发展，具备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创意写作主体流变：从精英专属走向全民共创

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媒介的飞速发展，正在深度重塑当代文学创作主体格局，推动传统文学创作体系发生结构性转型，技术浪潮打破了过往文学创作被精英群体垄断的固有模式，直接引发文学创作者身份结构的全面重构。新大众文艺主体变迁主要呈现两大趋势：一是创作主体从以往职业作家、文学精英主导的小众精英创作，逐步转向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全民大众化创作；二是人工智能深度介入文学生产环节，催生出人机协同共创的全新创作主体形态。唯有厘清创作主体格局的这一根本性嬗变，才能准确把握新大众文艺语境下创意写作范式转型的内在逻辑与核心特征。

长期以来，传统文学与专业创意写作，始终以职业作家、专业文学从业者、文坛精英为创作主体，文学创作被贴上专业化、精英化的标签，不仅创作门槛居高不下，文体规范、创作要求、纸质发表、专业审核都有着严苛标准，形成了封闭排他、小众专属的创作圈层。普通大众缺乏专业创作能力、系统写作指导与正规发表渠道，多被排斥在专业文学创作之外，文学创作远离大众日常生活，文艺创作的人民性、大众性无法真正彰显。以延安文艺中的“工农兵创作”为例，在确立工农兵为人民文学主体并倡导工农兵自主创作之后，涌现出大批群众文艺作品，形成工农兵参与文学写作的表面繁荣。但从创作实际来看，工农兵写作多由政治动员和宣传任务主导，缺乏个体自发表达，受文化水平与创作规训制约，题材写法趋于模式化、口号化，难以呈现真实生活与复杂人性。同时，工农兵文稿多经他人修改润色、思想拔高，原生话语被改造遮蔽，创作者缺乏独

① 吴俊、王明宪：《创意写作“史前期”：清末民国的写作类教材及图书编撰述评》，《文艺争鸣》2025 年第 8 期。

② 谭旭东、王雅：《我国高校创意写作研究生培养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中国大学教学》2025 年第 6 期。

③ 葛红兵、马兵：《创意写作的概念、原理及建制化发展——创意本体论创意写作学的基本主张及其建制实践》，《当代文坛》2025 年第 1 期。

立话语权与创作自主权，或沦为被规训的书写载体，并未真正实现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身份与价值。而相比于传统专业创意写作的高门槛和小众化，现代创意写作借助新媒体、自媒体、网络文学平台等现代媒介，依托媒介公开性、全民性的传播优势，彻底简化了创作、发表、传播的全流程，无需专业资质、无需严苛审核、无需依托传统书刊发表，普通人进行文学写作、作品发布变得唾手可得，零门槛、便捷化的创作方式，让越来越多普通群体加入创作行列，直接推动创意写作者范围持续扩大。“创意写作将文学创作由天赋才能、精英写作变成了大众写作，为人人能够写作提供了可能性”[①]，从根本上改写了创意写作的主体构成，重塑了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与审美导向。

在新大众文艺与人工智能的双重驱动下，文学创作的身份、专业、学历、职业壁垒彻底消解，创意写作的创作主体实现了从精英小众到全民大众的根本性转变，全民创作、平民创作、人机协同共创成为主流创作形态，人民大众的创作“获得了与精英文艺同样的主体地位”[②]。新大众文艺背景下创作主体规模急剧扩容，普通劳动者、青年群体、基层民众与民间爱好者纷纷跻身创意写作行列。依托各类数字平台，社会大众均可自由参与创作、表达自我，创作队伍呈现出大众化、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据统计，2025 年全网普通写作者（含网文、自媒体、社交平台等）已达 3269.4 万人，作品数量达 4583.7 万部[③]。创作主体构成的泛化与数量的激增，也赋予新大众文艺通俗质朴、贴近现实的审美品格，使文学创作真正扎根生活、走向民间。

普通大众大规模参与文学创作，打破了传统精英文坛的题材垄断与叙事定式，以多元生活经验拓展了文学书写的题材范围与表现空间。大众化创作生态的形成，为文学创作带来了创意维度的全新增量与多元革新，催生了全民创意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全民创意指大众（包括非专业群体）普遍参与文化创造活动的现象”[④]，全民创意的直接后果就是推动非虚构创意写作蓬勃发展，重塑了非虚构文学的创作内核与表达范式。大众创作主体成为主流，非虚构写作彻底摆脱传统纪实文学偏重宏大叙事、聚焦精英人物的创作惯性，转而立足普通大众的真实生活，书写平凡个体的人生经历与内心感悟，诞生了一大批极具时代特色的创意作品，比如《我在北京送快递》《我在上海开出租》《我曾是一名饲养员》《我的母亲做保洁》等，都是由普通基层劳动者亲身创作，真实记录自身工作日常、生活体悟与情感心声。“非虚构文学”这样一种新的流行文类，最大的贡献在于拓宽了非虚构书写、传记书写的边界，传主由名人转向小人物，表面上既是写作对象的范围扩大，深层次则是现代社会对“人”的延伸发掘[⑤]。除此之外，也有生活纪实、个人成长随笔、乡土民生纪实等作品大量涌现，这些作品大多没有刻意的文学雕琢，却饱含真实的生活温度，让非虚构创作的审美取向，从精英审美转向大众审美、真实审美，贴合新大众文艺的核心创作导向。

全民化的创作主体，也为传统虚构创意写作注入全新活力，改变了虚构文学的创作路径与内

① 刁克利:《创意写作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建构》,《学习与探索》2023 年第 11 期。

② 汪政：《走向融合：新大众文艺之“新”》，《新华日报》2025 年 3 月 6 日。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2025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 北京，2026—04—13. http://literature.cssn.cn/xjdt/202604/t20260423_5982011.shtml

④ 王京生：《全民创意与高质量发展》，《文化软实力研究》2023 年第 8 期。

⑤ 吴俊、王明宪：《创意写作“史前期”：清末民国的写作类教材及图书编撰述评》，《文艺争鸣》2025 年第 8 期。

容表达。大众创作者立足自身真实生活体验，聚焦市井烟火、乡土日常、平民生活、民间情感，创作出各类贴近大众生活的虚构文学作品，题材接地气、内容贴现实、情感共情感强，摒弃晦涩高深的文学表达，形成通俗易懂、贴近生活、饱含烟火气的创作风格，革新了传统虚构写作的审美范式，让虚构创作贴合大众审美需求，进一步丰富了新大众文艺的创作内容与表现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创意写作领域，人机协同也成为大众化写作的重要方式。不少普通人以及时间精力受限的群体，都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完成素材整理、情节构思和文字润色，大幅降低了文学创作的专业门槛与时间成本，让生活受限、缺乏专业写作基础的普通个体，也能把自身日常经历与生活感悟转化为文艺表达。这种创作形态扩充了文艺作品的整体产出体量，充分释放多元创意。新大众文艺创作人群数量大幅增长，创作主体从精英小众走向全民大众，既带动非虚构写作聚焦普通人生活百态，也为虚构创作补充大量乡土、市井现实素材，推动文学创作真正贴近民间日常、回归大众生活本身。

二、创意写作题材拓维：从宏大叙事走向多元大众书写

新大众文艺所具备的全新特质，不仅体现在创作主体的全民化迭代扩容上，更深入体现在创作题材的拓维、叙事范式的变革与写作视角的全方位拓展方面，依托数字新媒体发展，创意写作拥有了丰富多元的创作形态，涵盖短视频、短剧、漫剧、图文短篇、网络小说、脱口秀等各类文艺形式，逐步突破传统创意写作的叙事桎梏，推动其从宏大叙事向多元大众书写稳步转型。

回归世俗日常与平民生活，是新大众文艺下创意写作最核心的创作转向，也是大众书写最基础的表达形式。创作者彻底摒弃传统文学偏重宏大叙事、抽象抒情、疏离大众的创作模式，将创作视角全面下沉，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真实生活，实现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深度贴合。如月嫂范雨素创作自传散文《我是范雨素》、大学教师黄灯创作《我的二本学生》、职场打工者创作《我在北京送快递》、普通人纪实作品《我的母亲做保洁》、流水线工人郑小琼创作《女工记》、博士王磊光的《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等等，都是典型的素人纪实创作，均源自创作者亲身真实经历或具有直接经验，聚焦大众熟知的基层普通职业，契合大众生活体验，让读者产生带入感与价值认同。这种扎根平民生活的写作，填补了传统文学对普通大众书写的空白，让文学回归生活本真，彰显文艺的人民性，让文学创作更具情感共鸣，真正扎根现实、贴近大众。

挖掘陌生化领域、开展小众题材创作，是创意写作题材拓展的重要延伸。这类创作跳出日常生活化书写的范畴，聚焦大众鲜有接触、认知较少的小众领域与特殊圈层，通过陌生化题材、差异化叙事，打造兼具新奇感与奇幻色彩的文本内容，满足大众阅读猎奇心理，制造叙事间离效果。自什克洛夫斯基提出陌生化概念以来，作为一种“使习以为常之事物重新显现其生动感”的艺术手段，在文艺创作领域得到关注和讨论，在创意写作中体现为“陌生化”“反常化”，即运用复杂化、险阻化形式的艺术手法，以此来“增加感受的难度……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①]，在观众的心理以及认知层面产生强烈的冲击。这些作品多聚焦风水玄学、体制内职场生态、高端精英圈层、小众非遗技艺、隐秘民间行当等小众题材，将鲜为人知的行业图景、社会百态、民俗文化融入创

① 华枫：《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理论解读》，《大众文艺》2019 第 23 期。

作之中，以独特、新奇、富有冲击力的叙事内容，打破传统写作的题材壁垒。如番茄小说推出的道之光《改命记实录》，以都市生活为背景，借助民俗命理、风水文化等传统民俗元素展开叙事，讲述主角在社会生活际遇中不断探索人生际遇与命运选择的网络文学故事，评分 9.6,147.1 万阅读，并被改编成漫剧，引起读者热议。这类陌生化题材创作，拓宽了创意写作的题材边界，丰富文学叙事类型，打破单一的日常书写格局，满足受众多元化阅读需求，为文学创作注入全新的创意与活力。

立足传统文化底蕴进行经典改写、改编与创意叙事，是大众创意写作传承文化、创新表达的重要路径，也是传统文学资源现代化转化的重要方式。在此背景下，创意写作形成了三种主要的传统文化创作转化路径：一是经典文本改写，对传统文学典籍与民间故事进行白话转译与现代化整，适配当代大众的阅读审美与接受习惯，如对四大名著、神话传说及其经典人物的改写，近期较为引人注意的《魔童哪吒》系列。二是经典故事新编，保留传统经典的故事原型与人物精神内核，鲁迅的《故事新编》便是一个典范，通过重构情节脉络、转换叙事视角、赋予时代价值内涵完成创新表达，如网红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三是文化母体演变，萃取中华民族积淀已久的经典叙事母题，挣脱原典文本的框架束缚，结合当代社会生活与大众精神需求开展全新原创创作，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诸如重生、逆袭、穿越、前世今生等经典民间文学、传统叙事母题，被广泛运用在网络文学、短篇故事、视听文艺创作之中，创作者结合时代语境、大众生活，对经典情节、人物、框架重新打磨。重生母题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哪吒剔骨还身、莲花塑身脱胎换骨便是经典原型，在新大众文艺的创意写作中，这一母题被广泛运用，“ 重生 ” 主题是网文、短剧最流行主题之一。这种范式以人物的重生为起点展开叙事，实质上是延续了舍弃旧我、重置命运、开启全新人生的叙事逻辑，是对文学经典情节进行“ 二度创意 ”，“ 二度创意 ” 则是由创意写作学科与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紧密结合的实际情况出发，针对 “ 一度创意 ” 转化下的文本创意，通过产业化、市场化的 “ 再创意 ” 过程而形成的 “ 产业态 ” 创意 [①]。从当下新大众文艺创作范式来看，其核心叙事母题大多能在中国传统文学与民俗文化中寻得文化溯源：重生转世脱胎于哪吒莲花塑身、凤凰浴火涅槃等神话意象；底层逆袭源自《水浒传》梁山好汉草根崛起的叙事原型；灵狐报恩取材于《聊斋志异》狐仙知恩相报的志怪故事等，这些传统母题经现代语境重构演绎，既传承了传统文化底蕴，让创意写作更具文化底蕴与民族特色，也契合当代大众对改写人生、惬意生活的心理诉求，成为当下网络文学创意写作的重要叙事资源。

新时代创意写作从单一宏大叙事，转向平民日常、陌生领域、经典改写、改编及创新三大书写方向，依托全新题材、叙事与视角，打造出贴近大众、形式多元、内容鲜活的大众文艺体系，既贴合时代文艺发展趋势，也让创意写作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创意写作媒介融通：从单一文本走向跨媒介叙事传播

新大众文艺语境下，创意写作实现了创作主体全民参与及创作题材多元大众书写的双重转变。

① 葛红兵、高尔雅、徐毅成：《从创意写作学角度重新定义文学的本质——文学的创意本质论及其产业化问题》，《当代文坛》2016 年第 4 期。

“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①] 创作主体的迭代更新与题材的不断拓维，必然推动叙事模式、传播载体的根本性变革，促使创意写作从传统文学单一文本、单一渠道的创作传播，到开放式跨媒介叙事传播，扩大文学 IP 在动漫、影视、游戏、文旅等领域拓展，由此形成跨媒介、跨文类、跨行业的创意写作生态，构建起适配时代发展、贴合大众传播需求的全新创作传播体系。

依托跨媒介叙事逻辑，创意写作彻底打破传统单一文字文本的创作局限，实现跨文类创作融合，重构文学叙事形态。伴随新大众文艺生态的全面构建，沉浸式艺术、互动媒介文本、数字化文娱形式快速崛起，当代创意写作展现出显著的“ 包容性、开放性与生长性 ”，积极吸纳社会上新出现的写作现象与表达形态[②]，促使创意写作的边界与内涵迎来系统性革新。传统文学体裁边界清晰、文本形式封闭、创作体例固定的特点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阅读需要，当下创意写作打破小说、散文、剧本、段子、叙事文案等不同文体的界限，不再拘泥于单一文学体裁创作，而是围绕核心故事与叙事母题，灵活适配不同文体表达需求，实现一体多态、多种文体互文互融的创作新模式。无论是传统古典文学、民间神话故事，还是当下流行的重生、逆袭、言情类网络原创内容，都可以突破原有文体限制，同时以长篇网络小说、短篇故事、影视剧本、动漫脚本、游戏剧情等多种文类形式呈现。由南派三叔创作的《盗墓笔记》，以正传、番外、人物支线交织排布，打破传统线性叙事，形成非线性网状的“ 超文本 ”结构。同时，小说作品突破单一文字载体限制，衍生出动漫、影视、有声书等多种文艺形态，呈现典型的“ 泛文本 ”特征，形成“ 超文本 ”“ 泛文本 ”形态，将专业化、固定化的纯文学创作，转化为适配大众阅读、多元载体承载的复合型文本，彻底打破传统文学体裁壁垒，丰富创意写作的文本表达形式。

新大众文艺语境下的创意写作，还突破了传统文学创作者独自构思、单向书写、封闭完成的固有范式。创作者不再居于绝对的中心地位，也不再孤立进行文本生产，而是在全程创作进程中实时吸纳网络平台的读者评论、弹幕留言、话题讨论与大众舆情反馈，将受众的审美偏好、情感期待与价值诉求纳入叙事建构之中。新大众文艺的创意写作实践实现了“ 人民是文艺的创作者，是被表现的对象，也是传播者，更是欣赏者和批评者 ”[③]。这种创作模式打破了作者单一主导文本意义生成的格局，构建起作者持续创作、读者即时参与、双向动态调适的交互式书写形态。正如罗兰巴特指出“ 意义并非由作者独占，而是在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中不断生成 ”[④]。网络小说《全职高手》在起点中文网连载期间，作者蝴蝶蓝依据读者评论与反馈微调人物情节与故事细节，形成作者与读者共同参与建构的互动式文本，在读者阅读阐释、互动参与与文本对话的过程中不断生发、丰富与重构，恰好印证了当代创意写作作者与受众共生共创、意义共建的新型文学生产逻辑，形成作者创作与受众参与共生的交互式书写形态。

立足全媒体传播格局，创意写作也全面打通各类传播渠道，实现跨媒介联动传播，革新传统文学单向度、闭环式传播路径。传统文学仅依托

①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第 675 页。

② 陈晓辉：《创意写作视域下中国化非虚构性写作概念探究》，《当代文坛》2022 年第 3 期。

③ 王军、邢小利：《人民是文艺的主人》，《延河》2024 年第 11 期。

④〔法〕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书籍、报刊等纸质媒介传播，载体单一、传播范围受限，完全无法适配大众文艺高效化、全覆盖的传播需求。而新时代创意写作依托互联网、新媒体、短视频、音频平台、影视传媒等多元媒介，打破不同媒介之间的传播壁垒，将同一创作内容在各类媒介平台同步分发、联动传播，实现文字、视听、音频、影像等多元叙事形式互通。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为例，原著于 2010 年 11 月 29 日首发于晋江文学城，随后推出有声书、广播剧入驻音频平台，又被改编为电视剧与漫画登陆影视动漫渠道，同时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衍生出文案摘抄、剧情解说等内容，实现了多平台、全媒体的立体传播。优质文学创作既可在文学网站连载，也可衍生为有声书、广播剧、短剧、动漫与影视剧，依托多类数字媒介形成全媒体传播矩阵，打破时空与受众圈层，实现大众化广泛传播。

“新大众文艺”推动了文艺 IP 的跨媒介开发与产业化延伸，顺应文化产业化发展趋势，创意写作不断延伸产业价值链，实现跨行业融合发展，完善全域创意写作生态。同时依托同人创作、短视频解读、文创周边及线下文旅开发，进一步拓宽文本边界，构建起多媒介、跨行业共生的泛文本生态。当下创意写作早已跳出单纯文学创作的单一范畴，深度联动文化娱乐、影视动漫、游戏研发、文创开发、文旅等多个相关行业，实现文学 IP 全产业链、跨行业开发运营。“猫腻”的《庆余年》、“天蚕土豆”的《斗破苍穹》以及游戏《黑神话：悟空》等均在影视、动漫、游戏等领域实现了跨媒介转化和与文创的深度融合。“文创融合”是指以文学资源为核心，通过跨媒介改编与产业化运营，将其影响力延伸至影视、游戏、文旅等多元领域的文化现象[①]。优质原创文学以内容创作为核心，向下延伸产业链条，联动影视、动漫、游戏、文创及文旅等多元产业协同发展。传统文史与神话类作品可赋能文旅场景建设，文学剧本可对接影视拍摄，网文 IP 亦可改编开发游戏内容，有效打破文学创作与相关产业的行业壁垒，实现内容创作、文化传播与产业落地的深度融合，形成一体化的创意写作生态。

创意写作被定义为“以创意思维养成为目标，以写作为呈现手段，面向创意产业，培养创意产业原创从业人才及创意事业服务人才的学科”[②]。创作主体与题材内容的双重变革，推动创意写作实现了从单一模式到跨媒介、跨文类、跨行业融合发展的全方位转型。这种颠覆性的范式革新，既摆脱了传统文学创作封闭、载体单一、发展受限的困境，又顺应了新大众文艺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趋势，通过跨媒介联动、跨文类创新、跨行业赋能，不断拓宽创意写作的发展边界，让文学创作更贴近大众、贴近时代，更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与转化，助力创意写作实现专业化、大众化、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结语

数字媒介变革与国家文化战略推动新大众文艺快速兴起，为当代创意写作带来了全新发展语境。创意写作突破传统文学精英化、封闭化的固有格局，跨越身份、文体与媒介边界，重构文学生产与传播逻辑，成为衔接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化、联结文学创作与文化产业的重要载体。

数字媒介的普及与网络文艺平台的全域开放，从根本上消解了文学创作固有的身份壁垒、专业门槛与发表限制，促使创意写作彻底走出文坛精英垄断的狭小圈层，逐步迈向全民参与、大众共

① 罗长青：《“新大众文艺”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重构》。

② 葛红兵、冯汝常：《创意写作学科的基础理论与实践问题》，《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第 13—18 页。

建的发展新阶段。文学创作不再是职业作家与知识精英独享的专业行为，而是下沉为普通民众抒发情志、记录生活、表达思想的常态化公共文化实践。广大民间创作者无需依托传统出版渠道与专业文学体制，便可依托网络空间自由落笔、即时发布、直面受众。他们立足于自身真实的生命体验与生活积淀，把乡土民情、市井烟火、基层职场、成长际遇、平凡个体的悲欢境遇悉数纳入文学书写视野，以原生经验为创作源头，补充了传统精英文学较少触及的底层生活图景与民间精神世界。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创作浪潮，不仅扩充了当代写作队伍的规模体量，更从题材类型、叙事视角与生活维度上极大拓宽了当代文学的叙事边界与审美版图，使文学叙事更具生活化、平民化与现实化特质。

新大众文艺语境下的创意写作，深刻践行了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充分彰显新时代文艺的人民性内核。传统文学长期偏向宏大叙事与精英视角，往往疏离市井民生与平凡个体的真实生存状态，而当下创意写作主动完成叙事视角的下沉与转向，把书写重心投向基层大众、民间生活与世俗百态。创作者摒弃晦涩玄虚的精英化表达，以平实质朴的文字描摹人间烟火，聚焦普通人的命运起伏、情感纠葛与生存境遇，用微观个体叙事折射时代社会变迁。这种书写取向回归文学源于生活、扎根人民的本质，让普通大众的生命经验、情感诉求与价值观念得以被文学记录、被时代看见，真正实现文艺为人民书写、为大众立言的价值使命。

媒介融合的纵深发展，进一步促使创意写作摆脱单一文字文本的局限，迈入跨媒介叙事、多业态联动、全产业链开发的全新阶段。创意写作不再固守纸笔书写与纸质出版的传统模式，而是依托全媒体生态实现叙事形态多元衍生，同一文学 IP 可同步转化为网络小说、有声读物、影视短剧、动漫、游戏剧情等多种形态。同时，借助同人创作、短视频解读、文创周边开发、线下文旅落地等延伸路径，不断延展文本生命力与文化辐射力。跨媒介融通不仅丰富了文学的传播渠道与呈现形式，更推动创意写作跳出纯文学圈层，深度融入文化创意产业整体布局，实现文学审美价值、社会精神价值与市场产业价值的协同共生，契合新时代文艺融合创新、多元发展的时代走向。

综上，新大众文艺视域下创意写作的整体转型，是技术迭代、大众需求与文艺自身发展规律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其在创作主体、书写立场、媒介形态上的革新，既充盈了大众精神文化生活，也重塑了当代文艺创作生态。未来创意写作仍需坚守文学审美底线与人文精神，在全民创作与产业化发展中守正创新，持续为新时代大众文艺高质量繁荣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作者简介：

陈文婷（1982—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文化。